

擺開茶席沐秋風



藝苑草
李丹崖

翻開日曆，發現秋分已過。秋天在此「分明」了，心懷裏瞬間飄過一襲涼意。此時，最宜與友交談，談時，宜飲茶，茶可佐友，友亦佐茶。在秋風裏，蟬已經不那麼賣力了，拿出陶爐，煮一壺秋葵花茶，

出陶爐，煮一壺秋葵花茶，大濃釀的茶香和花香交織在一起，猶如在味蕾上織出一條錦緞來。

我不喜歡歐陽修在《秋聲賦》裏的場景——「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太過吵鬧了，我還是喜歡就這樣置一席茶，等秋風過來。時光可以不騎白馬，秋風自啞啞的過來，零碎的小步，帶著些許急促，多數還是溫和的，慢慢稀釋掉天地間的燥，把清和之氣漸漸聚攏。

秋燥，最宜茶解。茶最合適的是老白茶，以茶的清香為骨，更兼具一些紅茶口感的厚度，經年的白茶，好比經年的人，獨對一杯茶來，如晤智者。與茶交談的方式很特別，聞其香，啞於舌尖，嚙其味，享用茶湯，浸潤身心，茶中有我，我中亦有茶。

秋蟲嘈嘈切切，茶席備好，靜待君來。君自遠方來，尚未至時，我且盪盪等你。茶，可不就是案頭的山山水水嗎？器皿是山，茶湯是水，我們伸頭一望，照見自己的山水襟懷。

杜育在《荈賦》中有云：「承豐壤之滋潤，受甘

霖之霄降。月惟初秋，農功少休，結偶同旅，是採是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擇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茲初成，沫成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

荈，即秋茶。初秋時候，大家都閒下來了，這時候，不妨從山中取泉水一罐，把陶罐拿出來，煮茶來吃。在宋代，古人吃茶是要把茶葉研成粉末來煮，而後點茶、鬥茶，如此，極盡一杯茶的全部味道，似有把茶葉的滋味全部享用殆盡，且不失風雅的感覺。

飲茶的儀式感，所謂「茶道」，我覺得都是技術問題，真正的儀式感是在我們心裏的。比如，眼前的秋風颯颯而至，我們心間瞬間閃過「茶」字，遂置茶席，竹炭，煮茶來吃，這一系列舉動是下意識的，這樣一份藏在心間的雅，隨着秋風而起，才是真正的儀式感。

茶能解心的渴。在皖南，遇見一位老茶客，所有的人都說，再急躁的性格，只要吃他一碗茶，就心思安穩了。我去試過一次，完全是普通的茶，邊煮茶邊與我們聊一些他的過往，如何歷經挫折，如何功成名就，如何淡看煙雲，如何會到皖南來開一家老茶館，聊着聊着，你發現，你不僅僅被他的茶折服，也被他的故事折服了。這樣一盞茶湯，是把故事和茶一起沖泡的，難怪如此。



客居人語
姚船

我國幅員遼闊，北方長麥，南方稻種，麵和米自然成為民眾的主糧。當然，智慧的國人不會只滿足於蒸饅頭和煮白米飯。自古以來，巧思妙搭，令食品千變萬化，餐桌琳琅滿目；既享受口福，也豐富了飲食文化。

潮州人素以心靈手巧、功夫細膩著稱，飲食也不例外。除了正襟危坐上餐桌的潮州菜系，各式小吃、點心也特別多。有的精雕細刻小巧玲瓏；有的則坦蕩蕩不多加修飾，只憑廚師臨場調撥，同樣惹味誘人。炒糕粿就是後者其中的佼佼者。

糕粿所說的「粿」，與粿條的「粿」是同門兄弟，都是米漿製成，屬大米家族。只是粿條較薄，切成條狀。糕粿較厚，切成長方形，有點像小的麻將牌。白雲雪、銀閃閃，裝在器皿待炒時已十分惹眼。

炒糕粿要用平底鑊，燒熱後下油倒入糕粿，不時翻動，令其四面都煎至有點焦黃，然後打上雞蛋，快炒，讓蛋液均勻黏在糕粿上，

再趁熱淋下甜醬油。這是點睛一筆，「滋啦」一聲，霧氣升騰，香氣四溢。這時，廚師快手丟下蔥段，再翻炒幾下裝盤，撒上一小勺白芝麻，服務員接手立即端向顧客面前。

炒糕粿一般都是開放式的。顧客看眼裏，早已垂涎，拿起筷子，盤到手起，夾一塊裹着熱氣和香味的糕粿送入口中，頓覺無比舒暢快意。外面褐色焦脆，內裏嫩白軟糯；鹹中帶甜，甜中帶香，香得清純，令人欲罷不能。

小時候，經常看見小販走街串巷，放下擔子就做買賣。有賣豆腐花、草粿的，有賣甘草橄欖和水梨的，五花八門，而印象較深的還是炒糕粿，因那噴香味道隨熱氣散開，老遠就聞得到，總會吸引三五個小孩子圍觀。

一根扁擔挑着兩個三面圍着木板的櫃子，很沉重。前面的放着爐子、木炭、鐵鑊等東西，後面的放着小水桶、盤子和備用糕粿。顧客可以站着，手托小販放入小盤子中的糕粿進食，也可自備小鍋裝後拿回家享用。也許價錢不是小孩子口袋裏幾分錢可應付的，所以圍觀者只能乾瞪眼。真正來買的人也不多。聽大人說，少人買，糕粿在鑊中煎得越久越香，越好

惹味炒糕粿

吃。

長大了，才知道除了走街小販，炒糕粿還有攤檔的、有小舖面的，甚至店面很可觀的。最享盛名的莫過於「新興街炒糕粿」，與「老媽宮糉球」、「西天巷蠔烙」齊名，是汕頭人心目中的名小吃。

顧名思義，「新興街炒糕粿」位於新興街。街道不長，但街面仍算寬闊，跟一般舊城市馬路差不多，只是高舖少，不熱鬧。人們時而提起，也許因為那裏有一間知名的糕粿店。該店在二樓，大門口一條樓梯直上。讀中學時，從學校走十幾分鐘就到達。偶而為犒賞自己，我中午不在學校食堂用餐，到那裏去，叫一份炒糕粿。像潮州話說的，「少食多滋味」，撲鼻的香氣，咀嚼時酥脆和軟綿融合得恰到好處的感覺，完全滿足了味蕾的追求。回校路上，仍是齒頰留香。

多少年過去，這炒糕粿的味道，一直沒能從我的記憶中抹去。只是我想，再回到那遙遠的故鄉，坐在已不是簡樸，而是裝潢布置時尚的酒樓餐廳中，當一盤熱氣騰騰的炒糕粿端放到眼前的時候，入口還有小時候幸福的味兒嗎？

我的大灣區敲打樂



人生在線
黃維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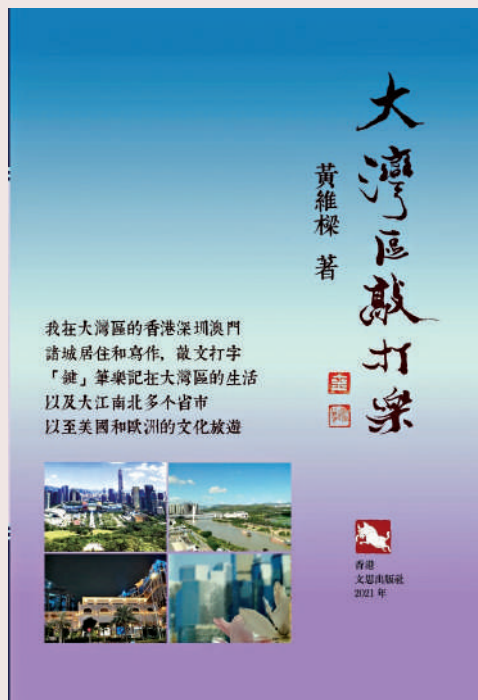
九月二十二日早上上網讀《大公報》，港聞版有頭條新聞，標題是「疫下通關遙遙無期，家長孩子心灰意冷；跨境生退學，沙頭角校剩四十人返學」。對於這類通關的消息，我最近這一年多經常關注。關卡一直不通暢，我原來這個「香港深圳人」，現在變為純粹的深圳人了：我與家人已有二十個月沒有過境到香港。

犬子在上水的學校讀書，從前天跨境到香港上課。受疫情影響，只能在深圳家裏上網課；上了一年多，學習的成效大減，近日終於把他送到香港一好友家裏居住，他不必再在深圳做「網中人」了（《網中人》是一九七〇年代香港熱播的一部電視劇）。

五、六年來學童跨境到香港上學的景觀我最為熟悉。「小嘛小兒郎，背着那書包上學堂，不怕太陽曬，也不怕那風雨狂……」是的，千千萬萬的小兒郎、小姑娘，背着書包上學堂，那書包包甸甸，學堂在遠方。有多遠？要越境，要過關——簡直是過五關：文錦渡、羅湖、皇崗、福田、深圳灣。五關無阻：太陽曬，無阻；風雨狂，無阻。

千千萬萬的小兒郎、小姑娘，初中一的屬馬，小四的屬雞，小三的屬狗，還有小二小一甚至幼稚園的，為了趕時間，駿馬奔騰，或者雞飛狗走，天天清早過五關，從深圳過境到香港上學去；黃昏再過五關，又從香港到深圳放學回來。運載小兒郎小姑娘的學童車，護送他們的保姆阿姨，在口岸的大廳、閘口、過道、巴士站、火車站，與早晚最盛旺的各色過境人士和車輛，形成不可違逆的浩蕩大潮流。這不是《聖經》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而是中國學童早出深圳晚出香港，可能是全球獨一的景觀。在大潮流之中，有一名小兒郎，就是犬子。

庚子年正月後，壯觀的景象消失了。我自己的授課方式也有改變：本來一周跨境到



▲《大灣區敲打樂》書封面。作者供圖

香港的學院兼課一次，後來只能在家裏上網課。疫情起伏，各地「蕩寇」（我把Covid音譯為「寇疫」）未竟全功；不過在深圳，我們的生活基本上沒有戲劇性地受到影響。內地嚴格防疫抗疫，深圳這個「先行示範區」不敢怠慢；防抗成功，一年多的生活，基本上如常。

每次到購物中心，內地人也西化地稱之為Mall的，神州各地美食以至世界多國「酷膳」（這是我對cuisine這個詞的別致翻譯）餐廳，經常人滿為「煥」。對此煥然燦然的「搵食」景象，內子和我一次又一次讚嘆深圳人消費力之強，深圳之繁華。內地飛快發展，教育方面亦然。我常常在想，香港學生的平均英語能力強於內地學生之外，所受教育有何優勝之處？值得如此辛苦跨境？

我們如常在深圳生活，更周遊神州各地。庚子年仲春經月之旅，探視親人、參觀

名勝，把福建浙江蘇漫遊了一遍。印象特別美好的是各地的博物館愈來愈多且愈壯觀，而令我驚訝不已的是各地名氣（「氣」此處特指氣味）欠佳的公廁，都變為「雅舍」，這絕對稱得上是「華麗轉身」。旅遊畢，我為此寫了一篇《園林「雅舍」和地下「狀元」》以誌喜。

夫妻二人輪流開車自由行，在神州高速公路上馳騁，十多年共有六次「長征」，每次來回動輒五六百公里。二〇〇八年那一次遠達北京，且直「搗」鳥巢，觀看北京奧運大賽；往返經十來個大小城市，更體驗了現代的「八千里路雲和月」。從前在美國讀書，曾享受高速公路駕車暢遊之樂。十多年來眼見我國的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的發展，愈來愈高速，且以超速的節奏，「爬」過美國的頭了。為之目迷的全國高速公路大網，有四大系統：首都放射線七條、南北縱線九條、東西橫線十八條、地區環線五條。以上是五年前的資料，現在縱橫的網一定羅織得更為稠密。

香港人如果擁有兩地的汽車牌照，那麼從香港任何地方出發，走首都放射線的「京港澳高速」，只要不眠不休，而且有像飛機空中加油那樣的高科技，在行車時路上加油，那麼接近三千公里的全程，不經一盞紅燈，可以一口長氣開到北京。知道神州這張海棠葉的葉脈如此交織，我們縱橫大江南北，就可清晰定位，既享受旅情，還認識國情，真是兩得。

二十餘年來，因為工作關係我輾轉在香港、深圳、澳門居住。教學和研究之餘，隨感隨意寫了不少散文，因為不想草草欠工，又經常在文中點綴些知識文化，知音者稱我這些書寫為「學者散文」。最近編輯長短數十篇文章，結集出版。我在港澳諸城，敲文打字，「鍵」筆樂記在大灣區的生活，以及大江南北多個省市以至歐美各地的文化旅遊，也寫對師友的懷念。心血來潮拿來大灣區這個熱詞，我把書名定為《大灣區敲打樂》。

酒店下榻，便到了樓下的一家叫「伊穆餐廳」的清真麵店「醫肚」，麵很不錯。翌日中午筆者在離開墨脫前，再到這麵館，和老闆娘聊起，才知道他們姓馬，一家三口（包括一位五歲的小女孩）來自甘肅臨夏，筆者一看導航，由臨夏到墨脫要二千一百四十公里，駕車也需要三十五小時。筆者還見到牆上寫着「春節不休息，正常營業」。這位姓馬的回民一家不遠千里來到邊境小縣創業，其毅力和拚搏，令人動容。

（西藏篇六）



▲果果塘大拐彎恍如「仙境」。作者供圖

江南生活美學



市井萬象

河北博物院現正舉行「江南生活美學展」。展覽分為「香」「聞」「味」「意」四個部分，通過七十餘組香料、茶樣、瓷器、創意古琴、非遺絲織工藝品等文化載體展現古代江南文人的風雅情趣和詩意生活。展期至十一月二十五日。

圖為參觀者現場體驗「宋代點茶」。新華社



仙境邊縣墨脫行



二十一世紀西行漫記
馮煒光

你認為仙境會是怎樣的？是附圖這樣嗎？這裏是西藏林芝市的墨脫縣的果果塘大拐彎，在這裏奔騰而過的是直往印度而去的雅魯藏布江。這拐彎是墨脫的「名片」。墨脫，一個被許多自駕者譽為「一生中必去」的地方。墨脫地處西藏的東南邊陲，雅魯藏布江下游，它是中國最後一個通公路的縣城（二〇一三年才全年通車），由於地質條件惡劣和嘎隆拉山的阻隔，從波密到墨脫的公路常年處於邊修邊壞的狀態，路況極其糟糕，是對自駕者極具挑戰性的線路。

說到挑戰，墨脫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由三一八國道波密段折上山去墨脫，路旁的界碑寫着「五五九國道」。進山不久便開始遇上碎石路，顛簸了一會，在山上拐了好幾個「髮夾彎」便見到波密縣嘎瓦龍景區這牌子，筆者往左邊一看，美不勝收。

之後便是進入三點五公里的嘎隆拉隧道，隧道內沒燈，白天也非常暗，每走一段便見到接駁口半圓形的白邊，但除白邊外便是一片漆黑，筆者一面開一面懷疑前面是否一道牆？這當然不可能，但一人一車在這漆黑一片的隧道內，心裏實在有點發毛。之所以是沒有車，因為墨脫除了是鄰近印度的邊境縣，一定要申

請好邊防證才能進之外，還規定「雙（日）進單（日）出」（公安說：因為山路太窄，若單雙日都能進出，便會大塞車），筆者是在九月二十七日申請到邊防證，二十八日由拉薩直奔七百三十三公里去墨脫，去之前有人說墨脫是「單進雙出」，有人說是「雙進單出」，莫衷一是，筆者決定碰碰運氣。過了那黑得不見五指的嘎隆拉隧道後，又是「髮夾彎」下山，在其一個彎見到一輛反方向的「湘」字車牌的車停在路邊。筆者打開車窗和對方聊，車內大概有四位男士，其中一人一臉無奈地問筆者：「申請了邊防證沒有？」筆者回答：「有呀！」對方說：「那便好，我們沒有邊防證，被勒返了！」

進墨脫，其實是要過一次景區關卡和四道公安檢查站。景區工作人員會查詢你的邊防證有沒有寫明是「林芝各縣」和生效日期，之後是買票，盛惠二百一十元，但買票要看身份證，對方一看筆者證件便主動說「你只需一百零五元，半價」（不要誤會，港人沒有特權，只是筆者年齡夠大而已）。按付款紀錄，筆者付款時間是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二十五分，之後便是過了四道公安檢查站的第一站（在景區售票處旁），每個站都要看身份證、駕駛

證、車輛行車證，然後是留下手機號。

第一道至第二道公安檢查站距離約二十五公里，主要是下山，路況尚好，只是有一段被水沖翻了，故變成約數米的碎石路。過第二個檢查站時，公安說還有六十公里山路才到縣城。這六十公里才是真正的考驗，顛簸不用說，筆者還要繞過四道危橋。筆者在這六十公里山路上下山又上山，「搏鬥」了三個多小時，終於在晚上八點天已全黑時，到了最後一個公安檢查站，上面寫着「亞東便民警務站」。亞東這名字在我國一九五一年和平解放西藏時有着一段特殊的歷史：當時西藏的最高政教領袖一聽到解放軍順利通過昌都，便立即由拉薩來到這個靠近印度的亞東，觀察形勢。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翻翻這段歷史的書。

警務站的門巴族警察告訴筆者，山上的燈光處便是縣城了。筆者頓感勝利在望。墨脫，這個名字，在二〇〇六年首次遊覽雅魯藏布江大拐彎時聽到的，那時還未通公路，要進墨脫只能徒步。在拉薩打拚的湖南周先生曾告訴筆者，還在墨脫未通路前，便有湖南常德人來這裏賣化妝品及做工程的。湖南常德人真的有點浙江溫州人的習氣。

筆者找到一家名叫「墨脫大酒店」的三星